



[美] 欧文·华莱士 / 著

[七夜谭]

The Sins of Philip Fleming



THE ANTHOLOGY OF
IRVING WALLACE

欧文·华莱士文集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52-
21

七 夜 潭

[美] 欧文·华莱士 著
王金铃 译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1999.1

著作权合同登记：图字 01 - 98 - 2044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七夜谭 / (美) 华莱士 (Wallace, I.) 著; 王金铃译. - 北京: 光明日报出版社, 1999.1

(华莱士文集)

ISBN 7 - 80145 - 066 - 3

I. 七… II. ①华… ②王… III. 长篇小说 - 美国 - 现代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35571 号

七 夜 谭

[美] 欧文·华莱士 著

王金铃 译

☆

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永安路 10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050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* 9 印张 189 千字
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 1—10000 册

*

ISBN 7 - 80145 - 066 - 3/I·21

定价: 15.00 元

版 权 声 明

The Sins of Philip Fleming

根据 1962 年 New American Library 版译出

美国欧文·华莱士作品版权已经登记注册，未经书面许可，不准以任何形式——不论是电子的或机械的——对任何部分进行翻印、音像制作或信息储存和检索，违者必究。

该作品的著作权人，于 1996 年 7 月 10 日授予王金铃先生中文版本的独家翻译权和专有出版权，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许可，不得擅自翻译或出版，否则视为侵权，必追究其经济和法律 责任。



本故事的缘由，全因卧室过道的偶尔一吻引起，情节之发展延续了一周，说起来恍若一年，真乃不堪回首。

6年前，他们买下里奇伍德小巷的那套带游廊的平房时，菲利普总是在厨房进早餐和午餐，心里美滋滋的。坐在餐桌旁，透过那扇大画窗，所观看到的景色可谓美不胜收。几年前，他与海伦度蜜月时，驱车从巴黎到罗马，路经拉巴洛和斯培西亚那段风景区，穿山越峰，破雾撩云，大长了见识，方信这才是世间最令人惊叹妙绝的大景观。但是，当他们搬进里奇伍德小巷时，他知道，对坐落在洛杉矶西好莱坞的这些阳光下的雪花石膏小房子，只有崇尚虚名的假内行才不承认，这里并不逊色任何地方。

但那是6年前的事了，菲利普早已不再有意识地去观看窗外的景色了，他所感兴趣的是他自己。他今天才意识到这一点，他意识到，他越来越不想去观看，越来越对此失去兴趣。也许，那是因为，常常如此是使他越来越内向的缘故。

这是一个无所事事的星期五下午，时间尚早，他独自一人

坐在厨房的餐桌旁，紧靠着窗户，吃着自做的午餐，心不在焉地读着拉斯金的自传。他喜欢一个人清静，没有什么急着要办的事，小孩子一旦走进这间房子，就很难有片刻的宁静了。好在丹尼在街中的科克兰处玩耍，海伦正在美发屋做头发，还有15分钟的清静时间供自己享受。

他早已答应了比尔·马克森，保证按时赶到。比尔个子瘦小，秃头，性情反复无常，似风向标一般，然而他对时间却恪守不二。比尔把时间看成是某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倘若你不尊重他，未能如约守时，这意味着你不看重他，说明你不喜欢他。可是，他非常喜欢比尔，大多因为比尔喜欢他，和他交往使人很自在，不用拿腔做调一本正经。

比尔先前邀他去看赛马，他一口答应下来。刚刚工作完毕，心里很放松，一时不想工作。在工作日，面对打字机，无人指导和分派，一切得靠自己。他不想操这份劳，不过眼下他又后悔答应看赛马。一圈圈地看那马儿跑，真够使人劳神的，等着看一轮又一轮的赛事，结果也令人乏味。他对赛马，最喜欢看的是在起跑门那种令人兴奋的开赛时刻，以及它们拥挤着竭尽全力开始跑第一圈时使人激动不已的场面。有时，他曾喜欢赌马赛，幻想着可能瞬间暴富、从而满足他的一切异想天开的欲望。不过，因为他太守旧，对这种成功率极少的赌博，感到承诺者往往使人空欢喜一场，没完没了地站在那里实在不值得。

他瞅了一下表，还有5分钟，于是急忙喝完咖啡，在拉斯金的自传书中插好书签，走到卧室去取运动衫。从卧室内，他能看见前面的那片绿草地。这儿草地周围是低矮的树篱，正处在中国榆树浓密的树阴下。他还看见了那块靠近砖墙的大牌

子，牌上写着：“出售。请勿打扰居家。有意者打电话找伯多克房地产商。”目睹这番景象，心里感到有点刺眼，为此他曾生海伦的气。海伦看中了布里阿斯温泽的那幢又大又新的房子，她还十分自信，他们把现在住的这所房子卖出去不成问题。他们预定了那套新房子，双方的契约放在公证人那儿很长时间了，可时间过了4个月，他们没有卖掉旧的，眼看着非得搬进新房去付那份很贵的房租了。同时负担两所房子的费用就意味着去银行借款，他极不情愿这样干，更甚的是，这房子完全符合他的口味和经济状况，每天要违背自己的心愿去想如何卖掉它，真让人受不了。

他穿上外衣，从梳妆台里取出钱和钥匙，急匆匆地向前门走。他握着门钮把手刚想开门，却听见电话铃响。如果他去接电话，他就会去晚了，少不了要挨比尔一顿责难；可他若不去接这个电话，他就会一整天放不下老去想猜想到底是谁打来的，他还是决定接电话。

“喂。”

“您是弗莱明先生吗？”电话彼端传来莺啼燕呢般的声音。“我是伯多克太太，女房地产代理商。今天您那儿如何？”

“正忙着出门。”

她的声音顿时变得平淡起来。“啊，您不外出多好。弗莱明太太在家吗？”

“我自个在家。”

“弗莱明先生，我要去领人看房子，我这里有个很好的主顾，她马上就要到这儿来。”

他对这幢房子的事真是有些心灰意冷，但心里明白，又不好无端地对这个主顾置之不理。“呃——她到这儿需要多少时

间？”

“我就在邻居这里，正让迪根夫人看我手头的几个售房名单——而我刚刚想起您那套房子正合她的胃口。我们一会儿就到。”

“好吧，不过请抓紧一点。”

他挂上电话，接着又拿起了话筒，拨了比尔·马克森的电话号码。

“比尔，我是菲利普。听着，我正要出门，不巧一个房地产商打来了电话。她一会儿就领人来看房子，用不了多久。”

“嗯，混球，第一场比赛肯定赶不上了。”

“以后补上好啦。”

“特德带了一匹不起眼的真家伙，正在第一轮出场，快点别粘糊。”

“好的，我保证。”

他把话筒放回电话机座上，挑剔地审视着那间起居室，摆放得还算整齐。丹尼的棒球赛具敞着放在咖啡桌上。他急忙把棋盘、记分板、玩具板和小人模型统统收拢在一起，把它们放在多彩箱内里。他要到丹尼的房里去，刚举步又嘎然停住，转了个弯来到书架前。他取下两本书，一本米罗自传，他小心翼翼地放在高保真的收录机上，另一本卡夫卡，摆在咖啡桌上。这类舞台摆设总使他感到不自在，但他又在心里找个借口自圆其说：一间房子总应该看上去有人住并有点文化档次才行，说不上什么人会找上门来，有时为了点小事就会使结局大不一样。

他走进丹尼的房内，将棒球棋盒塞进一个架子上，那上面早已塞满了其它的玩具。这时，门铃响起来。他拖延了一些时

间才找到他的烟斗，忙不迭地装上烟丝，打火点着——无论如何，吸着烟斗的男人，那行态外观从来不会给人以焦虑的感觉。

伯多克老太太那张熟悉的长脸——他曾在初次见到她后对海伦说过，她有点像她母亲，活似法国画家莫迪格利尼，让人见了吓了一跳——挂着绷紧的职业性的微笑向他打招呼。在她的身后，站着另外两个女人。两个中很招眼的那位个子挺高，或者说看上去让人感觉比较高，身材异常苗条。她的黑头发，剪成短短的意大利式，这与她那明亮的绿眼睛和洁白无暇的面容形成鲜明的对照。她的鼻子小巧、尖生生的，稍有点雀斑。她的两片嘴唇很丰润，呈深红色。菲利普一双眼越过伯多克太太，直直地看着那张年轻而又稳重的脸，心里想，这位女郎好面熟，过去似乎在哪儿见过。立即，他记起在哪儿了。是在一本有关玛丽·杜普莱西，那个年轻的法国名妓的书里。卡米尔这个人物，是以她为原形创作的。有关玛丽·杜普莱西的其中一段描述掠过他的脑海，他用这段描述与站在门口的这位年轻的女郎相印证，“高个子，很苗条，乌油油的黑发，白里透红的面皮，头并不大。一双画了彩油的长眉梢的俏眼，婉如日本女子的那种，不同的是，她的两眼透着光芒，滴溜溜的活泼有神。一张樱桃小口，却比樱桃还要红润。一口如编贝的牙齿，竟是他见过的世间最漂亮的。她那洁美的样子，活像用（东德）德勒斯顿瓷烧成的瓷人儿。”

他几乎没有听见伯多克太太那毫无变化的话音。“这位是佩吉·迪根夫人，这位是菲利普·弗莱明先生。这位是迪根夫人的朋友——”他强使自己分神瞥了一眼站在迪根夫人旁边那位成熟的妇人。只见在她那张阴沉沉的四方大脸的上方，胡乱的

拢成一团棕颜色的竖髻，她那又胖又矮的体形，穿着一身昂贵的服装，反倒很不相配。他明白他从妇女杂志上把进补食谱都撕下了。“——多拉·斯塔福德太太。”

“请进。”

他站向一边，伯多克太太大步跨进屋里来，身后跟着斯塔福德太太和迪根夫人。迪根夫人从他身边闪过后，身后留下一缕清香的法国香水味。他随手闭好门。

伯多克太太站在屋中央，用手指划着。“此房真够漂亮，谁住进来都会心情舒畅，快活。”

佩吉·迪根默不吱声，仔细地查看着房间。菲利普也站着未动，他打量着她。就身高而言，比起他来毕竟显得矮一些，但却非常年轻，也许有 26 岁。她穿着黑色的双肩裸露的紧身毛线衫，这使她那不大但却绷得又紧又尖的乳房衬得特别显眼，下身穿着褐色的棉裙子，腰束一条宽带，更加突出了她那纤细的腰肢，她的气质高雅华贵。

她突然转回身，正巧捉住他那直勾勾地盯着她的眼神。

“蒙您的好意让我们进来，弗莱明先生我知道您要急着外出办事。”

“不——不——一点也不急。”

“我可以另抽时间来——不过这周我必须定下某个地方。”

“我很高兴您到我这儿来，您待多少时间都可以。”他很想多说几句，但一时又找不出话来。“伯多克太太定会告诉您——窗帘与房间很般配，地毯是新的。”这是些蠢话，他打住话头。“呐——如果您不介意的话——”

他感到自己举止无措，不经意地穿过起居室。他感到她在盯着他看，走到过廊时他回眸瞥了一眼，只见她已走到收录机

架前，拿起了那本米罗的书。

他来到摆列拥挤的书房里，坐在打字机前，心里有点忐忑。女人们的喁喁话音飘忽地传来，听得出他们正从起居室向餐室走。他几乎按捺不住加入到她们中去的欲望，那心思却早已跑到佩吉·迪根身边。她是否与影视界的人结婚了？他感到似曾相识，也许过去见过面，细想之下又不太可能，要是他的话，他是应该记得起来。从佩吉·迪根身上，他发现有一种清晰的生机勃勃的撩人气质。她那特有的日本倩女的眼神，嘴的一边稍微显出的曲线似乎表明她与他有什么心照不宣的秘密。

冥冥之中，他很想知道，她在她的眼中会是什么印象，这倒不是说她过去就对他有何属意。他在椅子中扭了一下身子，瞅着挂在远处墙壁的镜子。他有一头黑色的头发，两鬓过早地变灰，这让他那些秃头的大多数男性同龄人涎羨不已。他们把那残存的几绺头发无可奈何地向上梳，以图遮盖一下那光滑滑的头顶，希冀鬓角多长一点。别人家的娘们总好对海伦说，他长着一张阴沉沉的脸。他知道，那是因为他的眼睛所致。他眼睑重垂，呈棕褐色，稍有点近视。除非看书，他很少戴眼镜，因而脸上总显出一种固定的好眯眼看人的忧郁神态，这倒常让女人们感到有趣。他的鼻子倒是挺直，这让他颇感慰藉。近几年来身体的主要问题是体重。他身高5英尺11英寸，重185磅。此时此刻，他真希望身体能减轻10磅20磅。他不想身态肥胖，渴望人们书中常说的那种身体瘦健，倜傥潇洒。他希望佩吉·迪根对他作如是观。

他听见从厨房传来脚步声，沿着厅廊走过来。他赶紧把脸转过去对着书桌，装着在稿纸上书写的样子。

“哦，对不起——”

他抬起头，是佩吉·迪根站在门口，只她一人。

“——我并不知道您在工作。”

他咧嘴笑起来。“没什么事，我只是装着像是——这样就显得不那么心神不定了。”

“如果您真有急事赶着去办的话——”

“没有——真的——”

“伯多克太太正带着多拉——斯塔福德太太——看厨房，一个一个地查看饭厨，我把这事全托给多拉了，我对厨房的好与坏一无所知。”

“那您丈夫都是在厨房里做什么呢？”

“我没有丈夫，他一年前遇车祸丧生了。”

“真令人悲伤。”

“一点也不。这很难说清，不过，——这事像是过去 100 万年了。”

她说话时他盯着她的嘴看，她的嘴唇是他有生以来看见的最完美无缺的。也许是她那双眼睛使得她的嘴唇显得漂亮，那是一双浅黑型的暗绿色眼睛。

他突然意识到她一直对他说话，因走神急促间找不出什么话接上去说。“你——你结婚很久了吧？”他问道。

“不。”然后，她又快速地说下去。“不管什么情况，总有个佣人——所以我用不着下厨，我倒觉着应该学学。”

“大可不必，烹饪也是一门专门的学问，为了装装门面倒另当别论。”

“我认为诺拉·赫尔默出走便是因为这。”

“诺拉·赫尔默？”

“伊布森的洋娃娃老婆。”

他仔细端详了她一会儿。“如果伊布森今天写一个续集的话，我想他会让诺拉回来，她会让自己满腹都是平等和独立。她也许会为自己所担当的那个花瓶身份而高兴，你说不是吗？！”

“我说不准。”

“我提个建议，别去围着锅台转，像你现在这样就很好。”

她笑出了声，笑得很开心，一会儿又变得严肃起来。“伯多克太太说，您是位著名的作家。”

他显得有点窘。“伯多克是这样一号人，在她的眼中，所有的汽车都是豪华的，所有的房屋都是富丽堂皇的，所有的作者都是著名的。我极不想贬低伯多克太太——不过，我并不那么有名。”

“您毕竟是位作家呀？”

“不错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——我写电影剧本。”他急于想让她有个好印象。“我过去写了不少杂志文章，还担当过一个时期的外国记者。我曾经——还曾经写过一本书。”

“我想我好像在那儿看见过您的名字。”

“不会是从书上。只有 2400 人见到。”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拜伦的圈子。”

“是本传记书？”

“有点像——记述拜伦的朋友——还有那些女人。这您知道，杰克逊，那位重量级冠军常与他对擂，再就是他圈圈里的人。”

“还有谁？”

“呐——约翰·波利多里，他赴欧洲时的私人医生。威廉·弗莱彻，他的贴身男仆，卡罗琳·拉姆夫人——”

“疯狂，恶劣，耸人听闻。”她引证一句话说。

“说得对，您晓得她在日记中还补充了一句话吗？”

佩吉·迪根摇摇头。他亦犹豫了一下，接着说出来。“那张苍白的漂亮脸蛋就是我的命。”

“她真会措辞。”

“写作是件令人厌烦的差事——究竟能有多少业余爱好者有这种创作天才？大多不尽如意。”

“我希望能有一天读到您的书。”

“写一本家喻户晓的书。”

他俩谁也不想就此中止这场谈话，她则把谈兴努力维持下去。“除写书外——您过去当过记者吧？”

他点点头。

“您怎么放弃在国外的工作回到这儿来？”

“这话我已经问自己好几年了，我当然是知道原因的。是钱，我不知道您对作家了解多少，迪根夫人——不过，那种贫苦的作家整日忙于维持生计。”

她莞尔一笑。“我很了解作家这一行，弗莱明先生。我丈夫过去在纽约就干过文学代理商，他搬到这儿担当一个更好的职务，还未到任便死于非命。”她停了一下。“我一直对作家很敬佩。”

“我一定写。”一时间，他竟有一种过去从未有过的信心。

她察视着这间书房。“这房间很适合放书。我可能也照此布置，我有好多书架的书。”

他知道她肯定有存书。

她指着最近的一个书橱。“包括有斯滕达尔的书。”

“真令人惊奇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哦——他在法国颇受人崇拜——但在这儿却根本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。”

“这话不错。”她考虑了一会儿。“原因可能是因为他这个人太复杂，说不清道不明的。处处灰暗、荫蔽，不那么黑白分明。美国人不喜欢这个样子，我是说，大多数不喜欢。”

“说实话，我读过他的小说。不过我对他本人比对他的小说更感兴趣，那些东西大都是些日记啦、书信啦、传记啦什么的。照我看拜伦和罗塞蒂的情况也差不多，人们感兴趣的是他这个人而不是作品。”

她思考了一下。“您知道，我想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每当我帮着史蒂夫整理棒球纸牌时，就常常有这种感想。史蒂夫是我的儿子。我热切地读过纸牌背面的文字。要问我有关1919年的布莱克·索科斯或者什么别的，我倒会着迷。游戏本身激不起我的情绪，我喜欢的是这些人和事，而不是游戏。”

他被她弄得像着了魔一般，她稍向门口移动了一下。

“我最好听听他们对厨房有何看法。”

他真舍不得让她离去。“让我领着您看看这房子的其它部分如何？”

“那不是太打扰您了吗？伯多克太太——”

“我比伯多克太太了解得更好。我会把哪里玻璃裂了缝，哪里的气管道破了，一一指给您看——”

她又莞尔一笑。“指给我看。”

他把她领向丹尼的房间过道，他们站在门内。他突然对满屋子的玩具感到不喜欢了。

“我们从来不向外扔东西。”他说道，“最初买的拨浪鼓也

还保留着。”她可能对这些东西感到很不舒服。“真格的，不是因为不及时处理，”他补充道，“我买得太多。买玩具比费时间去哄他更便宜。我怕自己算不上是最好的父亲。”

她很善解人意。“我们都太忙，”她说。她观察着这间屋子。“这间屋史蒂夫住正合适。他今年4岁。你的孩子多大？”

“7岁。”

“我可以看看主人的卧室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他挽起她的手臂向卧室走。与她的肌肤一接触，像过电似地一般暖流传遍他全身，他即刻松开她，他们一同走进宽敞的充满阳光的卧室。

她站在那张特大号卧床的旁边。“这床肯定很有趣。”她取笑着说。

他真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如果他表示肯定，就是有趣，不言而喻，说明与他妻子发生性关系时躺在上面很快活，那就会对佩吉·迪根暗含不忠。更糟糕的是，还说明他在床上很受用。如果表示否定，那就是没有趣，这就暗含着某种难以启齿的性阻碍。

“这是我特制的，我好在床上翻来翻去，做张大床掉不下去。”

“我们的很多时间都是在床上度过的，应该把床制成房间里最舒适的东西。您一定得告诉我哪里做的。”

“任何时候都行。”

她走向第一个床头橱，打开它，这是海伦的放衣橱，触目所及里面摆满了毛线衫、罩衫、裙子等衣物。

“尊夫人在穿衣方面与我趣味相同。”

他并不想把她与海伦作联系。“并不真一样。您不了解海伦。”他迅速把话题岔开。“还有另外两个橱子——”

她走过房间，简单看了一下那两个橱子，一时间站在这张床的另一边，对着镶有银框的海伦照片仔细地瞧着。这张照片是6年前照的，刚刚生了丹尼，她那时的头发仍然是浅黄色，相机的镜头给她线条分明的身影打上了散光效果。

“这是尊夫人吧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她长得很漂亮。”

“我一定告诉她您说的这话。”

伯多克太太兴奋异常地冲进来。“哦，可找到你啦。”她对佩吉·迪根说。“斯塔福德太太一看见后院简直是欢喜若狂，她说后边的院子对你的孩子再适合不过了——”

迪根夫人顺从地朝前走过去，“我必须看看。”

“弗莱明先生领你看过房间的这部分了吗？”

“他是个再好不过的东道主了，这房子很漂亮。”

伯多克对菲利普晃了一下手指。“你对我这行当倒真熟悉，我不会把佣金劈开的，这你知道。”

“一箱苏格兰威士忌足矣。”

伯多克太太挽起佩吉·迪根的手臂，“你的孩子和他的小朋友保准会在后院玩得很开心，那绝对是一处伊甸园。”佩吉·迪根向菲利普投以对伯多克太太表示生厌的目光，他扮了一下鬼脸表示心领神会。顿时，他感到与她很亲近了。

这几个女人去至后院之后，他失魂落魄似地在屋内来回踱着。未点着的冷烟斗仍含在嘴上，他在想佩吉·迪根和她死去的丈夫。看她那举止，不像是真的寡妇。她倒是说过，她已寡